



## 成为温柔的叙述者 世界才能重现生机

世界是我们每天在信息、讨论、电影、书籍、流言蜚语和小故事的织布机上编织的织物。今天,这些织布机的范围是巨大的——感谢互联网,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是由文字构成的。一件事发生了,如果没人讲述,那这件事就停止存在并消亡。

### 1. 在观点中失掉寓言,证明我们目前的无助

今天,我们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讲述具体的当下、讲述当今世界的超高速转变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缺乏神话和新的寓言。总之,我们缺乏讲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

我们生活在众声喧哗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现实中。我认为第一人称叙述是当代光谱上的一大特色,个体在其中扮演着世界主观中心角色。在这里,人是主角,他的判断——尽管是众多判断之一——总是被认真对待。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似乎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满怀信心地读着。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情况类似于由独唱者组成的唱诗班,每个声音都在争抢注意力。我们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我们能够认同他们,体验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他们是我们自己的一样。引人注目的是,读者的体验往往是不完整和令人失望的,因为事实证明,表达作者的“自我”很难保证具有普遍性。我们所缺失的——似乎是——故事的维度,也就是寓言。因为寓言的主人公是他自己,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人,但同时他也远远超出了这些具体的细节,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通人”。当一个读者读到一个人物在小说里讲故事时,他可以认同这个人物的命运,并把人物的处境当作自己的处境来考虑,而在一个寓言故事里,他必须完全放弃他的独特性,成为一个“普通人”。寓言概括了我们的经验,为迥然不同的命运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我们很大程度上在观点中失掉了寓言,证明我们目前的无助。

### 2. 把文学划分为不同类型是文学整体商业化的结果

也许为了不被纷繁复杂的头衔和姓名所淹没,我们开始把文学这个庞然大物划分成不同的类别,我们把它当作各种不同类型的运动,把作家当作经过特殊训练的运动员。

文学市场的普遍商业化导致了文学作品的分门别类——现在有这样或那种文学的集市和节日,各不相关,这就形成了一群渴望阅读犯罪小说、科幻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读者。这种情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做的仅仅是帮助书商和图书馆员摆上书架上数量巨大的出版物,给读者在浩瀚的作品提供指引。越来越多的体裁作品就像蛋糕模子,它们的平庸被视为一种成就。

我一直本能地反对这样的命令,因为这会限制作者的自由,而且他们完全将创作过程中的特立独行全部排除在外,没有这些怪癖,艺术便迷失了。

今天我们心满意足地见证了一种世界性故事的新叙述方式的诞生,这种叙述方式正是由银幕上的系列片提供的,其中的隐藏任务便是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忘我之境。

新一季的可能实施将开放式结局变得尤为必要。这种情感实现,而不是结论——情感宣泄的持续性延迟——使观众产生依赖,催眠了她。成名于一千零一夜的契约中断型故事在很久以前就被发明了,如今在系列故事中大大胆回归,改变了我们的主观性,施以奇异的心理影响,它把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撕裂出来,像兴奋剂一样催眠着我们。同时,这种系列故事将自己投入到新的、旷日持久且无序的世界节奏中,投入到它混乱的交流、不稳定性 and 流动性中。

### 3. 虚构失去读者信任预示文学的终结

我们的祖先相信,获得知识不仅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福祉、健康和财富,而且还会创造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缺少的是来自知识的普遍智慧。当互联网刚出现时,这样的理念似乎将最终被完全实现。

但梦想成真往往令人失望。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能力承受如此巨大的信息,这种信息不是团结、归纳和释放,而是分化、分裂,被包围在单个小气泡中。

虚假信息引出了关于虚构是什么的新问题。反复被欺骗,误读或误导的读者已开始慢慢获得特定的神经特质。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难以置信的问题:“你写的这句话是真的吗?”而每当此时,我都感到这个问题预示着文学的终结。

但是,与其他形式的叙事相比,小说和文学可能总体上在我们眼前确实已经变得有些边缘化了。图像以及直接传递体验的新形式(电影、摄影、虚拟现实)的影响力意味着它们可以替代传统阅读形式。阅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和知觉过程,它需要集中精力和注意力,而在当今这个极度分散注意力的世界中,这种能力变得越来越罕见。

正如我们在二十世纪回想着电视和电影的影响一样,今天,图像甚至不是文学最大的对手。这是一种体验世界的完全不同的维度——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

我们看不到世界正在变成事物和事件的集合,这是无生命的广阔空间,我们在茫茫而孤独的地方行走走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渴望另一个世界,茶壶的世界。

### 4. 我们该如何写作?

我一直痴迷于那些相互联结的结构,着迷于我们所忽视的却又偶然发现的互文,以意外的巧合或命运的交汇,螺母、螺栓、焊接接头、连接器——所有那些我在《云游》中所关注的。

我们该如何写作?当然,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通过阅读神话故事、寓言和传说了解世界——世界通过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得以存在。如今的故事必须得更加多维和复杂;毕竟,我们的确了解得更多,我们也意识到看似天差地别的事物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让我们仔细看看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

1492年8月3日,这一天一艘名为圣玛利亚(Santa Maria)的小型帆船正要由西班牙帕洛斯港口的一个码头起航。这艘船的指挥者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阳光明媚,码头上的水手来来往往,装卸工正在装载最后几箱运往船上的补给品。天气很热,但西边吹来的一阵微风解救了前来告别的家庭成员,好使他们没有晒晕过去。海阔天空,他们在装货坡道上上下下迈着步伐,仔细地观察着人类的活动。

我们穿越历史看到的这个瞬间,导致了近6000万美洲原住民中5600万人的死亡,和这里土地和植被的样貌。

随着植被再生,野生植物消耗了大量二氧化碳,从而削弱了温室效应,也进一步降低了地球的全球温度。

这是用来解释16世纪末期小冰期到来的众多科学假说之一,这个小冰期给欧洲气候带来了一段长期降温。

小冰期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在西欧,自给自足的小型农场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效率低下。英格兰和荷兰是受寒冷气候冲击最大的国家;由于经济不能再依靠农业,他们开始发展贸易和工业。鳕鱼的活动范围朝南移动,尽管这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说是灾难性的,对英格兰和荷兰来说却十分有利——这使得两国开始发展为海洋和贸易强国……

科学家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现实所做出的这些努力表明,现实是一个相互连贯、密切相关的影响系统。宏观与微观的尺度下显示出无穷的系统相似性。我们的言语、思维和创造力不是抽象的脱离世界的东西,而是在这个世界无休止转变过程中的另一个层次的延续。

### 5. 天才即将出现,他有将片段整合成整体的能力

我一直在想,如今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新型故事的基础,这个新型故事是普遍的、全面的、包容的,根植于自然,充满情感,同时又是可理解的。

我也梦想着有一种新的叙述者——一个“第四人称”的叙述者,他自然不会只是语法结构的搭建者,而是能够成功囊括每个角色的视角,并且有能力跨越每个角色的视野,看得更多,视野更广,忘却时间概念。我认为这样的叙述者是可能存在的。

他诚实地讲述故事,用这种方式激发读者脑海中形成整体感,促使读者形成将片段整合成整体的能力,以及从事件的微小粒子中推导整个星丛的能力。

文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当下的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用现实主义理解的东西,并寻求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让我们超越自我限制,穿透我们观看世界的玻璃屏障。因为现在人们对现实的需求是通过媒体、社交网站和互联网上的间接联系来满足的。

毫无疑问,一个天才即将出现,他将能构建起一个完全不同,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会适应一切基本事物。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一定会改变我们,我们将摒弃那些陈旧狭隘的观点,向新的观点敞开怀抱。

### 6. 做温柔的叙述者

我写小说,但我的小说从来不是纯粹的虚构。每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必须感受自己内心的一切,我得让书中所有出现的生物和物体穿透我,包括所有属于人类和超越人类的一切,以及所有鲜活但并未赋予生命的一切。

这就是温柔的目的——因为温柔是拟人化的艺术,是分享感受的艺术,由此无限地发现同感之处。编写故事意味着赋予物体生命,赋予世界微小碎片以存在感,正是这些碎片映照人类经验、生存境况和记忆。温柔让与之有关的一切个性化,让这些事物有发出声音的可能,有生存空间和时间的可能,有被表达的可能。多亏了温柔,茶壶才开始说话。

温柔是最谦逊的形式。这种爱并没有出现在圣经或者福音书中,无人信仰它,也无人引用它。它没有特殊的标志或符号,也不会招致犯罪的念头或挑起嫉妒之心。

当我们小心凝视另一种存在,观察非“自我”的东西时,它便出现了。

温柔是自发的、无私的,它超越了同理心。虽然可能略显忧郁,温柔是有意识地共同分享命运。

温柔是对另一种存在的深切的情感关怀,关怀它的脆弱、独特,以及无法抵挡痛苦和时间的承受力。

温柔感知我们之间的纽带,我们之间的相似和一致。温柔是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向我们展现这世界的生机、鲜活和相互连接,展示出世界与自身的合作与相互依赖。

文学建立在自我之外对他者的温柔之上。这是小说的基本心理机制,感谢这个神奇的工具,这是人类最复杂的交流方式,让我们的经验能够穿越时间,达到那些还未出生的人,有一天他们会转向这些被我们写下的文字,阅读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和世界的故事。

## 编者按

近日,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在斯德哥尔摩发表了获奖演说。

托卡尔丘克发出“文学变得边缘化”“虚构失去读者信任预示文学的终结”等震耳警告。饱受争议的彼得·汉德克,则谈论了母亲描述的细微小事如何给他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创作冲动,以及艺术作品对他作品的文学性产生的影响。

本期悦读对两位作家的演说进行了摘选,以供创作者和热爱文学的朋友们阅读和分享。



## 母亲描述的那些微小事件 为我提供创作冲动

### 1. 母亲的讲述对我成为作家有决定意义

“玩这个游戏。不要期待一切都围绕你。寻找挑战。但不要追求某种特定的结果。绕开那些深藏不露的动机。不要有任何保留。要温柔而强大。参与其中,让胜负见鬼去吧。不要过度分析,不要算计,但是保持敏锐,对那些征兆的敏锐。保持脆弱。袒露你的目光,邀请其他人看向深处;要确保还有足够空间,试着认出每个人的形象。如果你不为一个决定而激动,不要去做。让你自己能够失败。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些时间,长长地漫步。永远不要忽视一棵树或一片水会告诉你的事。在你感到被吸引的地方,转弯,允许自己晒太阳。不要在意你的亲戚,给陌生人帮助,低下身子来打量琐事,潜入无人之地,不要倾心于命运的戏剧性,笑着把冲突变成碎片。展示你真正的色彩,直到你被证明是对的,叶子的窸窣作响变得甜美。在那些村子里游荡。”

四十年前,在那首题为《关于乡村》的诗里,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出了上面这些话。

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时机,一旦时机允许,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那些人的事。我母亲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过这些。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母亲向我描述的其他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 2. 叙事上的远行是一个人征程

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战争之间。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不久,汉斯,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入学男生寄宿学校,准备学习成为神职人员。那学校在西边四十公里的地方,就在克恩滕州的首府。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院子里扫地的声音。这个在打扫、确实

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里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就是思乡的心情。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上锁——而是拿起了扫帚,开始扫起了院子。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写作一开始,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而第二个事件,没有经历过变形,需要它这样,那么也许就会被我写进书里。就像我题为《重现》的那本(中译本名为《去往第九王国》,韩瑞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版)。

在1943年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

从苏联前线的克里米亚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了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这位传报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家族里的一员,于是他觉得自己不必亲自去了。他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士兵。

然后,这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了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据母亲说,在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甚至他的村子,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

最后一天,当他要走到车站去坐车,返回战场,他才把阵亡通知单交给了妹妹,唯一一个他允许给他送行的人。几个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异乡的泥土里,愿它轻轻将他覆盖”。

### 3. 一些作品教会了我创作形式、节奏

如果说我母亲描述的这些微小事件为我几乎持续一生的写作生涯提供了冲动,那么,是艺术作品给了我必不可少形式、节奏,或者,更严谨地说,是为那种冲动的表达提供了振动和光彩。我想到的不只是书,也有绘画、电影(最重要的是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东方片”),还有歌曲(比如说约翰·卡什和莱昂纳德·科恩的歌),然而最初的振动和光彩,并不来自艺术;在我还是孩子时,那让我从脚地感到惊悚、震惊的,是斯洛文尼亚—斯拉夫的祈祷,我一次次在我出生地Stara Vaj附近教堂的罗马式拱门下听到它们。那些既单调又充满旋律的祷告向天空飞升而去,仍然令已经七十七岁的我感到、惊奇,它们拨动了我的写作之路上的琴弦。

几年前,感谢亨利克·易卜生,我去了挪威。但现在,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要谈的不是剧作家,也不是他的——还有我们的——《塔尔·金特》,而是另外两个挪威诗人,虽然微小,但也独特。我有幸和五六个保镖共度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第一件事就有关其中的一位。当时是深夜,我们坐在奥斯陆海滨一家安静的酒吧里。那个男人朗诵了他手机里存着的几首诗,先是用挪威语,然后是英语朗诵,那些都是情诗,非常细腻的那种。在随后某一天晚上,我终于是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奥斯陆街道上闲逛(或者说是克里斯蒂安尼亚,克努特·汉姆生《饥饿》里称呼这个首都就用这个名字),我看到一家书店灯光照亮的橱窗前有男人的身影。当我站在他身旁,他转过身来,同时指了指玻璃窗后面的一本书。

“看,那是我第一本书!”他说,“今天出版的!第一天!”这个人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或者能够为“青年”这个词提供教科书般的样本。所以,让我此时对两位先生表达问候,在奥斯陆海滨窗前的那个男人和书店橱窗前的年轻人。



# 2019 诺贝尔文学奖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发表演讲。



彼得·汉德克发表演讲。